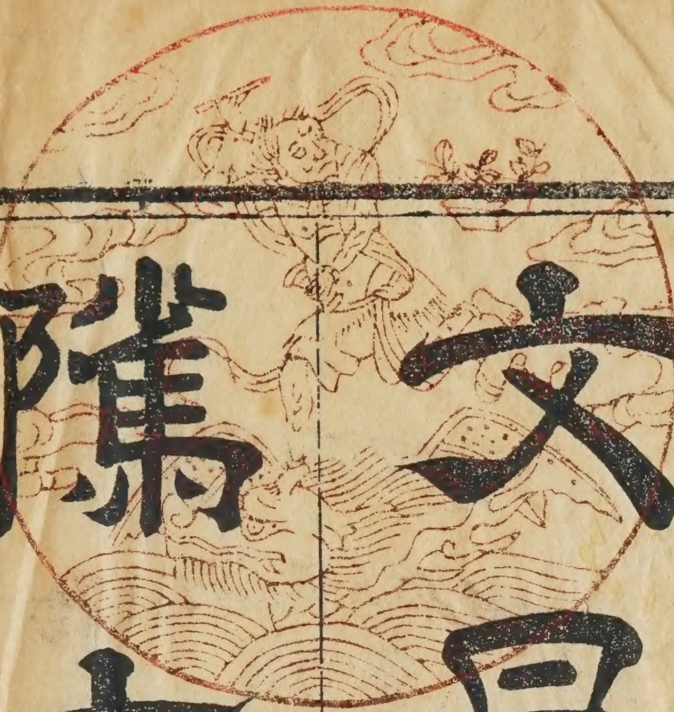
LIBRARY
JUL 1 4 1940
UNIVERSITY OF TORONTO

BJ
1558
C5C43
1719
v.1

藜煇齋新鐫



文昌帝君陰騭文像註

子孫讀三字經訖即當授是訓仍望
四方賢達或翻刻或印施以廣其傳

江南金壇縣
馮雲爍敬印

元冊

序

寶訓一篇乃　帝君現身說法
惓惓誘善意也　升髫齡甫入小學
先大人手授是篇令每晨興誦
無間伊時拜受之熟於口而義未
悉及束髮洞其義所行多有違瀆
且褻罪莫能逭矣逮兩兒稍長方

讀三字經　先大人手授是篇謂趙童稚時天真未鑿使其善根於心久弗忘奈兩兒寥寥屢索解不憚煩　先大人曰吾將按句詳釋俾汝曹易曉兼藉以勸世爲無何去未遂而應召脩文矣迄今兩兒俱冠升追憶　先志不禁淚下

盈〻敬取寶訓而疏註之又引証
而著為圖名陰隲文像註圖欲識
字義者閱之回心而嚮道尤欲巾
幗孺子目昧一丁者覩像悶故由
耳聞而警醒也兩見請刊成卷流
通宇內爰進而詔之曰若以為愚
魯人宣示耳至學士大夫洗心有

袁與僕開卷而自明何庸宣示爲
爾免後請回刊卷俾使流通廣
帝化也不忘　祖也　升憐其固
請不侻遂捐條而樂爲斯舉許柔
也如謂　帝君見佑多福自來
是有希冀念罷與瀆褻等　升斷示
敢萌是想只惟孫　先大人未竟

之志矜無負　帝君惓〻誘善

之意已尔

皆

康熙歲次己亥元旦大興趙如升

九一氏題於屯留官舍

陰隲文像註

大興趙如升九一甫輯著
男濤沂較刊

文昌帝君陰隲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隲上格穹蒼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

鮀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
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
代天行化慈祥爲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
或奉眞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
恤寡敬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槨
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携親戚歳饑賑濟隣朋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
豈宜備責苛求印造經文創修寺院捨藥材以

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女妻。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

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剪礙道之荊榛除當塗之瓦石脩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墻愼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隲中得來者哉

四明管石麟寫
石麟

聖號　　二月初三日誕

桂香寶殿。文昌上宮。九十六生。種善果於詩書之圃。百千萬化。培桂根於陰隲之田。自雷杍炳靈於鳳山。至如意儲祥於鰲岫。開人心。必本於篤親之孝。壽國脉。必先於致主之忠。應夢保生。垂慈憫苦。大仁大孝。大聖大慈。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救劫大慈悲。更生永命天尊。

帝君曰

〔箋註〕帝君孝友神也。掌文衡。錫刼運。功莫大焉。又悲世惘人。不得已而頻著爲訓。其流傳者。戒士子。敬字紙。立社倉諸引。語砭人肌骨。而陰隲文尤爲暗室之明燈。迷津之寶筏也。世人果身體而力行之。其亦簡在帝心矣夫。

英顯王殿
張亞子廟

宋高文虎云祥符中西蜀二舉子同行至劍門張亞子廟號英顯王二子過廟已昏黑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祈夢爲信寢廡下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殽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傳道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嶽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恐懼潛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作一韻且各删潤商確朗然誦畢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此正爲吾二人發迨將曉神乃起別傳呼而出覘廟中寂然二子素聰警各記

其賦寫於書帙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及入試二生坐於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同東廊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憒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豈福爾耶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亟求印賣賦比廟中所誦無一字異二子嘆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嗟乎士務自脩爾營營何益哉此夢二子知之徐

奭定不知。

碧霄殿
雲中山

太原忻州城外有雲中山上有碧霄殿爲文昌行宮。諸生王用予等十餘人爲文昌社。社中推用予主盟。正統辛酉元旦。用予先期赴行宮宿。甫就枕。覺有促之者曰。起。帝君升殿矣。用予不覺身出殿外。見列炬燭天。帝君端坐殿上。天下城隍彙報鄉試榜册。一神朝冠絳服抱大册送。帝君僉押。用予潛問抱册神曰。本省榜中有王用予否。神曰無。絳服者捧册陳几上。帝君一披閱。每名下書一押。亦有躊躇不下者。良久。絳服者發册大聲宣諭云。仍付各省城隍。逐查積德之家仁厚之子報名。以換各省之未押者。

頭之忽聞殿內傳呼王用予入見用予鞠躬進殿伏地不敢仰視　帝君曰累年覽爾等表章虔潔但功名事爲天曹秘録未可輕洩因汝至誠故召汝析之汝家祖父皆樸謹無過已註爾爲前榜鄉科因汝生平神前黙祝但自期功名及妻楊氏孀母在堂并未祈保一語以此獲罪降爾两科爾名在下榜五十三名汝宜孝謹用予即頭謝罪　帝君云爾同社周吉今科本省榜首也用予社中惟吉最恂懦文字不逮俞郁諸人聞語不覺愕然因問發解之故　帝君曰周吉父祖俱爲士從未一字入公門從未姦淫一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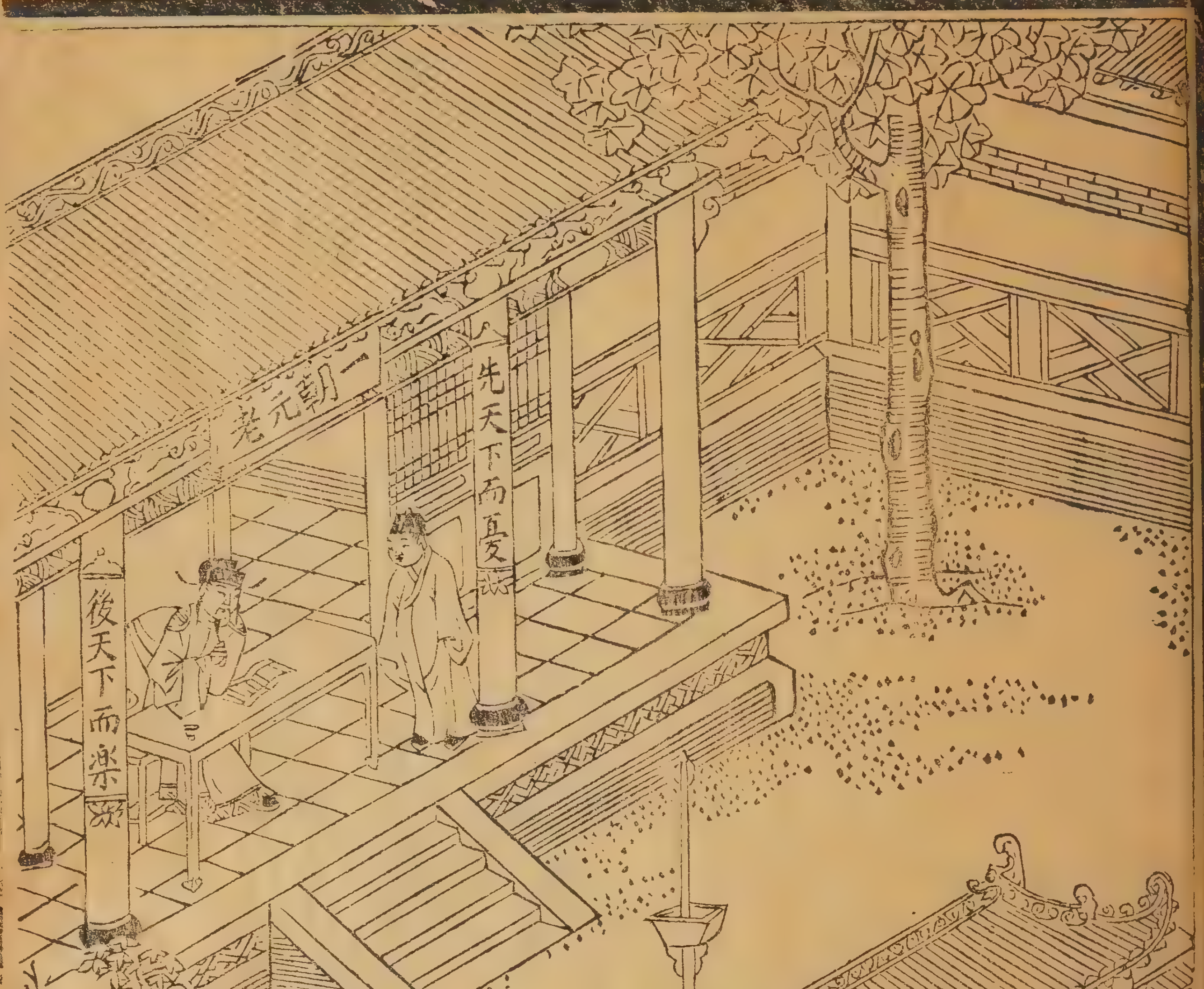
女從未形人一短暴人一惡且其祖曾作百忍説以
訓人父子祖孫簡靜福基註昌三代今吉發解特肇
端耳用予又問同社俞鱗郁從周未審可發科第否
帝君顧掌卷童子檢閱之色若不懌云俞鱗應得一
科因事親腹誹且谿刻論人不近情理故黜其科用
予問何為腹誹　帝君云彼父母凡有言語舉動鱗
心大不然之但勉強順承真心日離偽心相與是視
親如路人矣假行竊名最攖神怒至於郁從周生昇
異才二十六歲應成進士三十餘歲應拜侍郎中丞
四十五歲應進大司空五十四歲以少保致仕至六

十九歲尊終緣其十七歲爲諸生後恃才凌物諸謔
譏彈寘中錄其輕薄口過已二千四百七十餘條
上帝震怒命註陰惡籍中悉除所有倘不知悔溢三
千條將奪其壽筭矣淫殺口過緣果有報至淡功名
一途數者尤爲大忌至於口頭訕謗才子機鋒其罪
與殺生邪淫等爾輩慎之因再拜而退不覺曉鐘驚
寤雞三號矣是科榜發解元果周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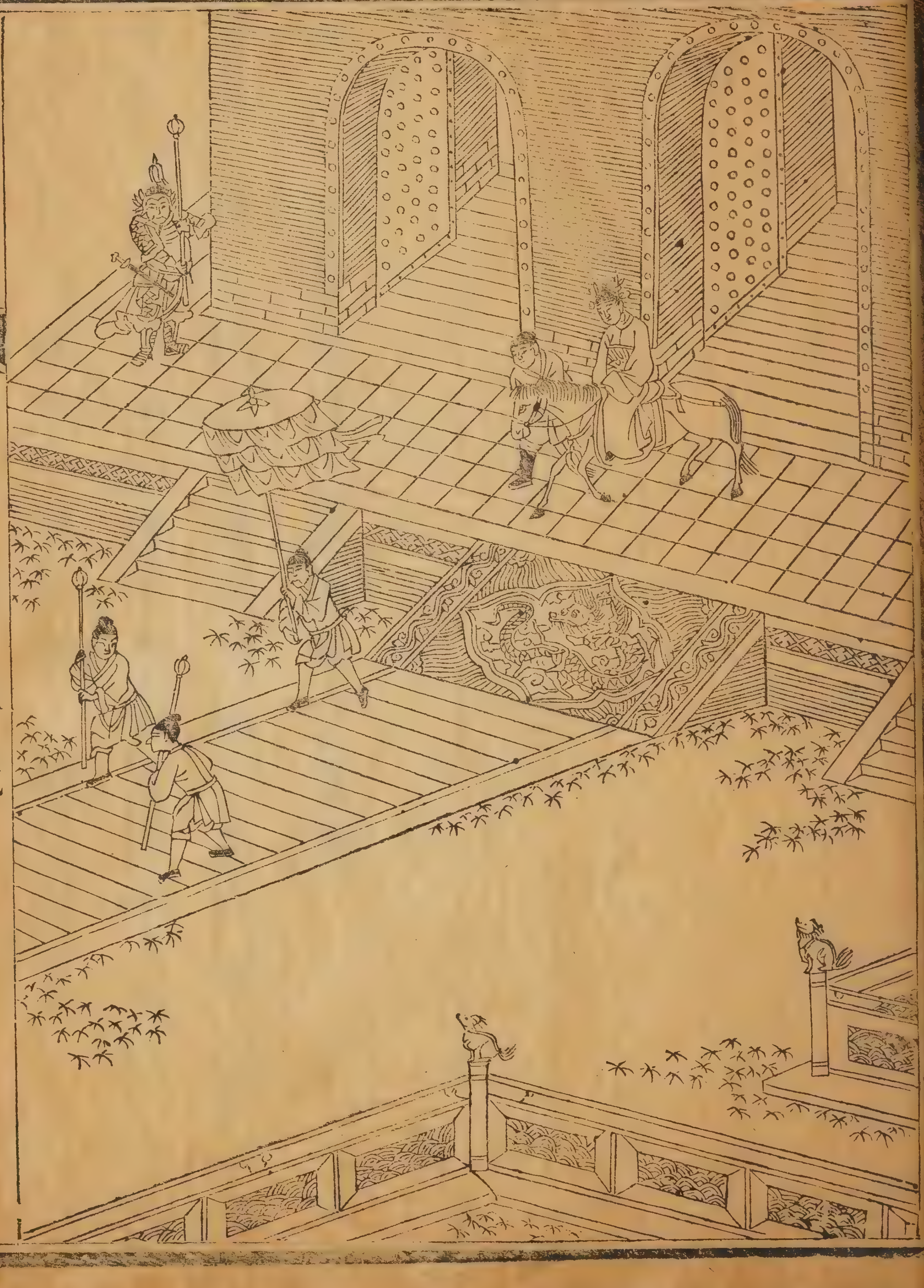
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箋註】人身至難得耳況士大夫哉毋見大邑中不下十萬戸而列青衿者僅百人登科名者僅數人書香清貴皇天寶吝惜而不輕予矣豈富豪輩享庸庸之福者所能及耶然士當自愛其身砥廉隅維名教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也至於出爲大夫尤當委致其身爲朝廷盡職爲百姓造福憂國憂民不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容身也爲士大夫如此不惟已身世世榮顯即伊子孫遠裔亦享文名而食天

祿矣。


一朝元老
先天下而憂
後天下而樂
相府

宋范公仲淹。性至孝。好施予。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讀書寺中。啖黃虀不飽。日以聖賢為心。及其蒞政。志存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朝野咸仰其公忠。出將入相。功垂不朽。又置義田以贍宗族。海內之人。靡不敬慕其德者。其子純仁。亦為賢宰相。



宋王公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吃着不盡。答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其立朝大節。危言動主。匡救不避利害。扶賢斥奸。屹爲中流砥柱。封沂國公。子孫貴顯。

未嘗虐民酷吏

〔箋註〕虐不必其戕而賊之也。酷不必其毒而害之也。但於待民待吏。不體恤其情。不憐惜其苦。即可以虐酷加之。居官者具此肺腸。大抵欲斂財網利。留與後人耳。不知　　昔賢云。緩行急行。不過眼前幾許路。順取逆取。無非命裏這些財。噫。命中應有此數。雖不謀亦獲。命中止有此數。即橫索寧加毫末耶。又云。積詩書以貽子孫。惟恐子孫不讀。積銀錢以貽子孫。子孫豈復能守。嗟嗟。詩書何物。積之猶恐不讀。矧銀錢乎。達人見及此。而惠以養民。寬

以御吏則百祿是遒。後嗣必有爲三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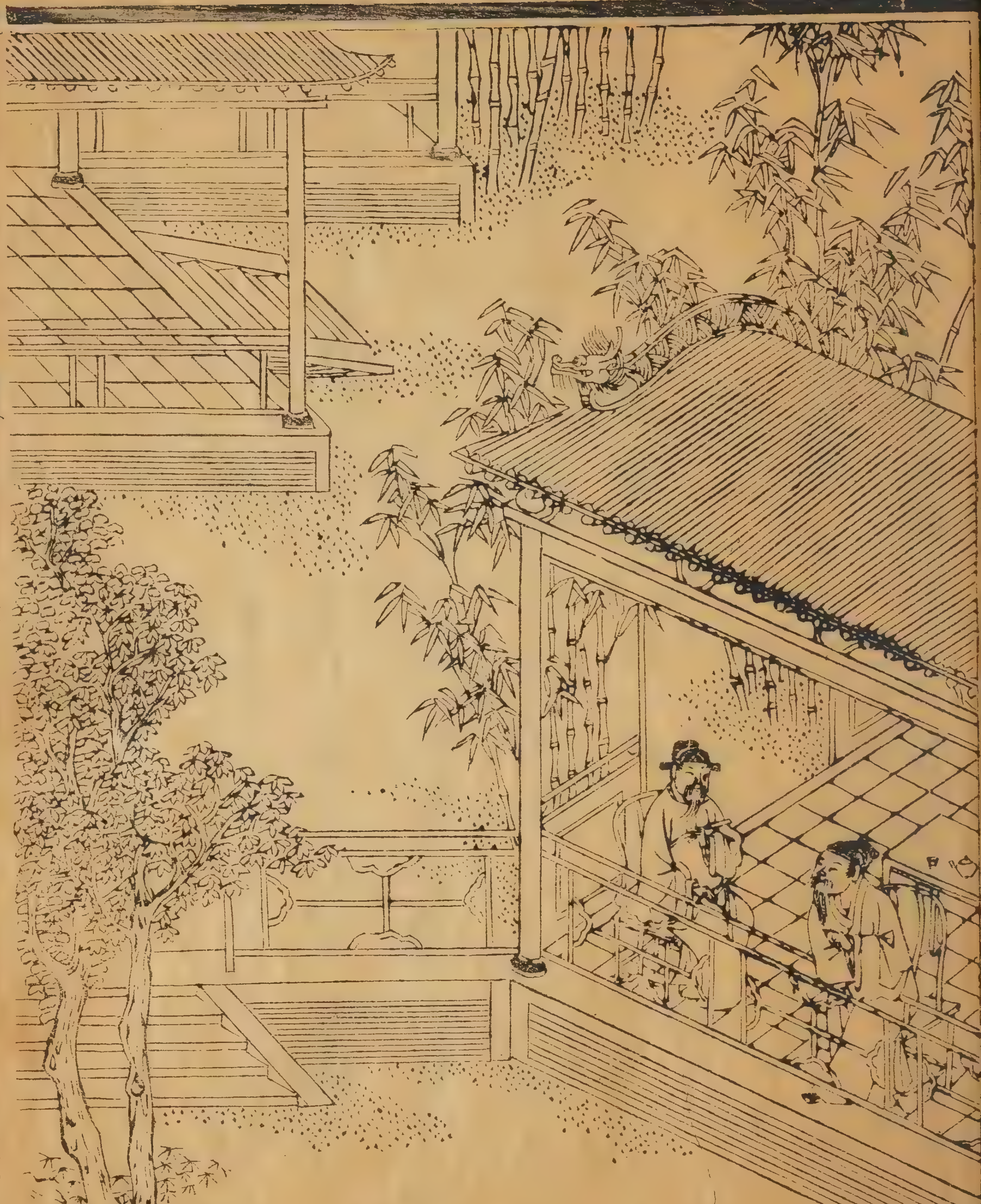
省刑箴

無任厥恣臆以國憲適我喜怒。無狥情傾法以民命視若蟁蝝。無以其瞋目強項口吶舌蹎輒故加以舞文巧詆之箠杖。頭人鬼判筆底。死生連一髮。摘知痛一指。嚙知憐。一口服敲扑三時。耒耜懸一夫繫圜扉。八口釜蚕捐動植皆是命。血肉總關天。所以于東海。仁聲億萬年。

省罰箴

無取民鬻兒貼婦之錢。以肥妻子。無攘民折产被

家之貲。以朘屋田。無歛民啼饑號寒。搶地呼天之慾。以供歌笑之筵。一牘百畝稅。一綈十日饘。一粒耕夫血。風霜幾苦酸。一綃織婦淚。宵晝幾飧眠。宵府推膏日窮。黎疾首年神。明不可昧。天道亟復還。所以揚百起清風。萬古詮。



湖州蔣恒入幕單縣東家初到任請教前令作何治法有聲答云此地民刁且多鼠竊趂初到任時遇刁民處死一二人則人畏威而不敢犯矣遇竊盜重枷勿令飲食則盜聞風而不敢來矣東家歸語恒恒曰爲民父母何忍有此虐行耶果民俗刁無少寬縱可也竊盜多無少姑息可也若有心置死地失朝廷一定之律違上帝好生之心將來陰曹勘問官任罪乎幕任罪乎恐兩無所逃耳東家悚然曰謹受教後遇刁竊輩但重懲弗令死又命盜案尤於死中求生後東家官至叅政而恒之子聯捷入翰林焉

未嘗虐民

張泰。廣州人。未中時。新移居。在書房夜坐。忽一人至燈前。曰。吾爲君守財神也。等待多年。泰問財在何處。神引至菜畦傍。揭石板指之。共銀五萬兩。泰令再守之。俟登第後取用。及登第。留滯京華數載。選知縣。累官至布政致仕。回家。其神又來交銀。言止存三百兩。有帳一本。內註某日苦打百姓。派銀若干。某月威逼鄉紳借銀若干。皆折筭此銀去也。泰悚然曰。尚有罪乎。神曰。雖折本分所應有。但添暴虐一層惡得無罪。此間輕重多寡。闇君毫不容情。非吾之所知也。泰懊悔無及。尋卒。子亦相繼而歿。

未嘗虐民 句

趙元相。山東人。由郎中陞郡守。莅任八載。丁父艱。剩銀二萬兩囬家。越年餘。長子雙目瞽。次子日尚嫖賭。相氣成疾。上元日。譎笑指大師入冥查之。師即冥王。王命吏持簿示曰。相爲郡守。未索民財。而索屬吏。勒取巧取。積銀一萬再萬。欲示爲子孫計。緣此攖天怒。奪伊壽。子孫宦籍。罰入丐籍矣。師辭還告相。相泣曰。要屬吏錢。與徑要民者。罪似輕。師責之曰。屬吏錢從何來。皆晴自民間來也。爾忍搜求。則廉者無柰改節。貪者無忌肆行。冥王罪坐於爾矣。猶疑似輕耶。相語塞。尋病死。後子孫有行乞者。

未嘗虐民

周勸。河南人。初任北直知縣。累陞湖廣巡道。因赴任。順路至家。請族人姻親墳前祭掃。甫陳供物。其祖陰魂。附伊長子。瞪目而言曰。爾何面祭我哉。我周門累世積德。詎爾官至尚書。胡爲作令時。聽訟不公。受某銀八十兩。枉斷一事。緣此降至藩司。又受某銀六十兩。枉斷一事。緣此降至今職。不日命殞矣。勸泣問曰。他人聽訟。有取銀幾百幾千者。孫止苟且一二事。何重罰至此歟。其祖厲聲曰。你說取銀幾百幾千。若輩得人身者。百無一二。有償還不盡者。永墮地獄。若止折損福壽。猶屬至輕。何爲重譴。勸又泣問曰。孫作郡

守。安靜寡營。寧不足以相贖耶。其祖又曰。爾爲郡守二年、雖不搜求而下吏之奉承者。恍之。耿介者。踈之。某知州官箴無玷。因失禮節。即尋事挫辱。屬員看此光景。俱不肯教名節。而矢清操。緣此子孫三世登科。又黜盡矣。尚何面殺我哉。語畢。伊長子頻醒。旋風大作。到供物滿地。族人姻親無不駭異。勸愧悔不能言。隨告病致仕。尋死。未幾子孫零落。不堪無有繼其書香者。

救人之難

【箋註】難以言乎患之甚危也若兵荒若水火若盜賊若訟獄命在旦夕之類人陷乎此則呼籲無門直以爲絶路矣而仁人君子聞之則救爲或挺身以往救之或用言以解救之或捐金以倡救之務使大難化爲小難有難化爲無難此間隱德勝造浮屠之七級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如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錢環。南昌人。年五十無子。將銀二百兩。托友覔妾。其友曰。買妾未必即育子。若以此銀積陰隲。决無斬嗣之理。環不覺屈服。適邑中有兄弟二人爲盜誣扳。濵於死。得二百金使用。寃可白。環素與交。即以置妾二百金付之。二人得脫於難。一日赴城隍廟。道人揖之曰。公將誕貴子矣。數日前。城隍殿燈燭煇煌。竊聽之。神諭吏曰。錢環捐金救人難。速爲文請上帝。與以貴子。不識果有此事否。環謙讓不敢信。次年果生一子。年十七登鄉薦。

孫坦開封人屢試不中其岳父爲京官勸之買關節需千餘金坦曰與其行賄欺天不如爲善格天未有天榜無名而陽間可倖中者士當思造命何營求爲其岳父怪其迂不復與言時兵變後有士人一妻一女爲武弁所擄士人將百金哀懇贖之武弁欲加倍士人悲泣要死坦聞其事語其妻曰吾欲積德難遇此機會亟取百金令士人添足贖回是年鄉試中式

濟人之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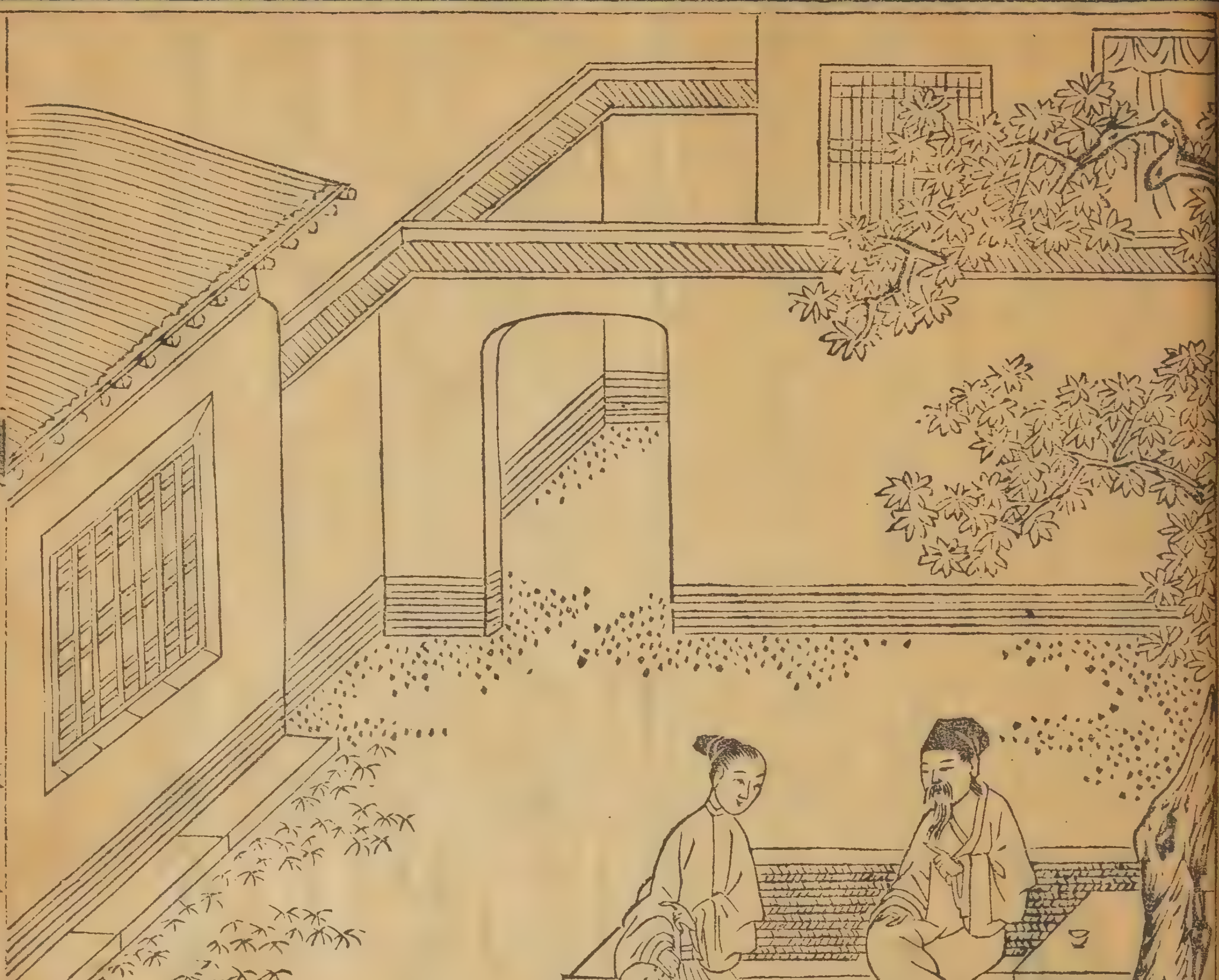
〔箋註〕急者迫而難緩之謂也。饑寒則衣食急。婚嫁則粧奩急。疾病則醫藥急。死喪則殯塟急。債負則銀錢急。種種不同。値此急時。欲典賣則什不値一。欲揭借則百不一應。眞是無可如何。而仗義之人。度其所需之多寡。慨然濟焉。力所能濟者獨任之。力所不能濟者與人共任之。或因彼一言。而人蒙其利。或因彼一念。而衆發其心。濟之有益陰隲自敬録於冥籍矣哉。

廸吉録云。凡救性命所損無幾。特飽煖者不知饑

寒之苦。丐者緣餓得病。病不能求乞。則愈餓愈深。此不過三四升米與之。累日便能求趂。便有生意。或乘其菜色將病時。蚤救方效。在富人過宿之一費。足救十命矣。師巫之一費。足救百命矣。千倉之子粒。十損一焉。歲月之衣服飲食。十嗇一焉。足救千命矣。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一空屋。積草薦。其中。以貯貧病者。使免風飡水宿之患。則調養易愈。寒天尤急。第須得善人以掌管之。四方有此。則夭扎者鮮矣。蓋人當病時。無揪無採。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則益三病。重以腹亂衣

穢拖逐展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試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耳我輩若托生非地便是這等樣子莘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爲子孫長久計。眼前救人。一錢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令家業頓盡少少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吝嗇能致然哉一旦無常祗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爲厚也此理甚明。直不思量到耳。

戴成瑭。池州人。貧而暴發。一日誡其子弟曰。每見富貴家。揮金如土。而於窮人偏不輕與。再僧道化緣。施之無悔。而親友告急。反不看破。此種惡習。斷乎無後程者。我今幸溫飽。誓以濟急為主。自此遇人有急。竭力相幫。盡心代謀。不濟其急。不能安寢。每濟一人。記於曆日上。閒時閱而笑。笑而歌。令子弟徧觀之。以示得意。後其子為郡守。瑭累受封誥焉。



吳芬。晉江人。生二子。長子方七歲。得一痰症。癡呆不如人。次子方五歲。因出壞痘。雙目失明。其妻問之曰。吾夫婦何罪。而受此罰歟。芬曰。爾實無過。我之隱過有二焉。一則悞人之急。人以急告我。姑聽之。姑應之。漫不關心。往往壞人之事。一則乘人之急。人有急向我鬻物。值十者。償之四五。彼雖願賣。往往嘆息而去。妻曰。爾盍反前之所行耶。芬曰諾。嗣後見人有急代爲焦思。百方曲救。人以急鬻物者。必償其值。或設法轉售。不使吃虧。行之二十年。癡呆者變而伶俐。瞽目者。忽而重明。俱以讀書入學。食餼於庠。

憫人之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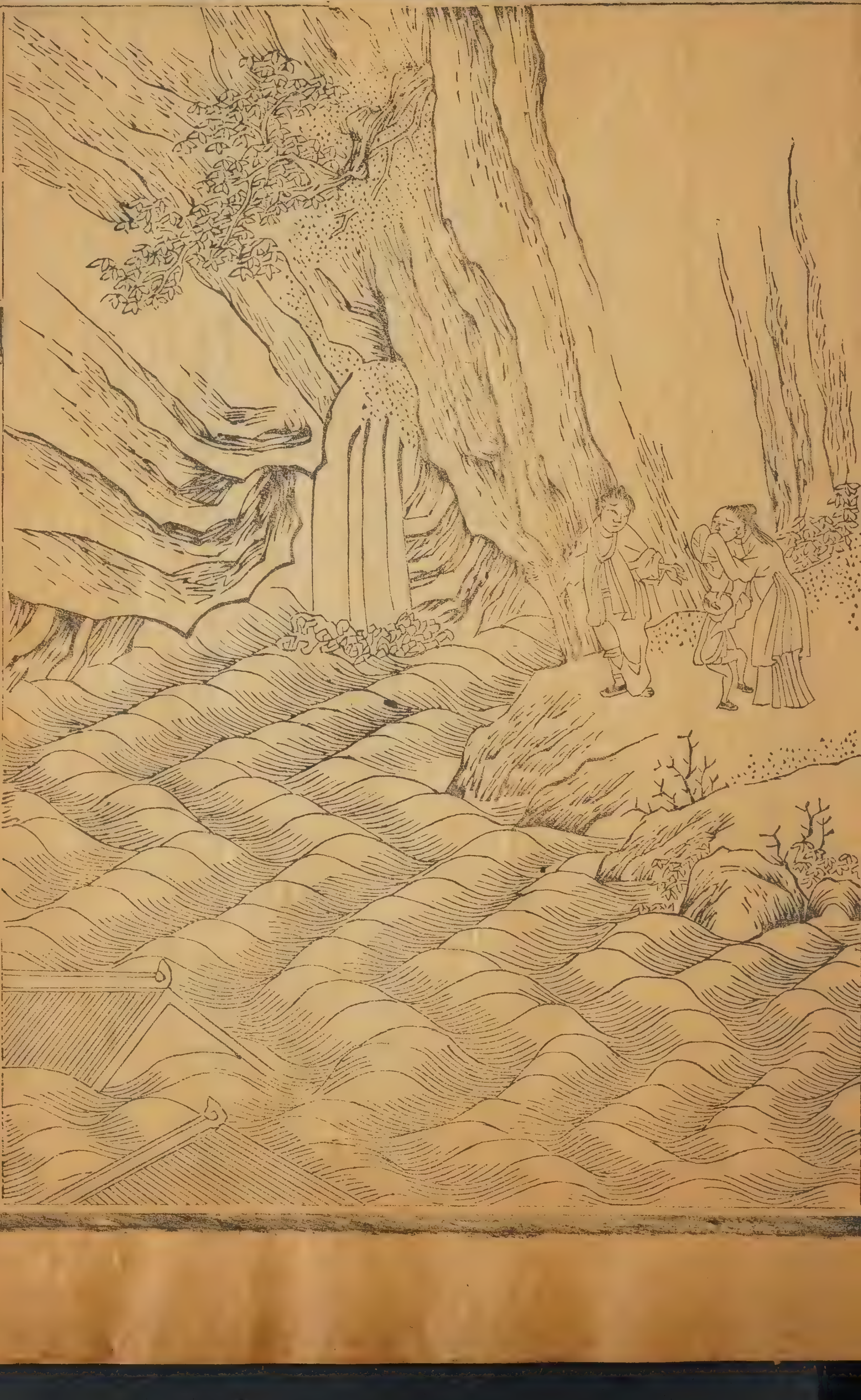
箋註 孤不特幼而無父也。凡獨立而無倚。獨行而無偶者皆是。何忍不憫之乎。憫其勢弱。思所扶之。憫其智短。思所導之。憫其財乏。思所助之。此即仁人欲立欲達之心也。其福報爲何如。

憫人之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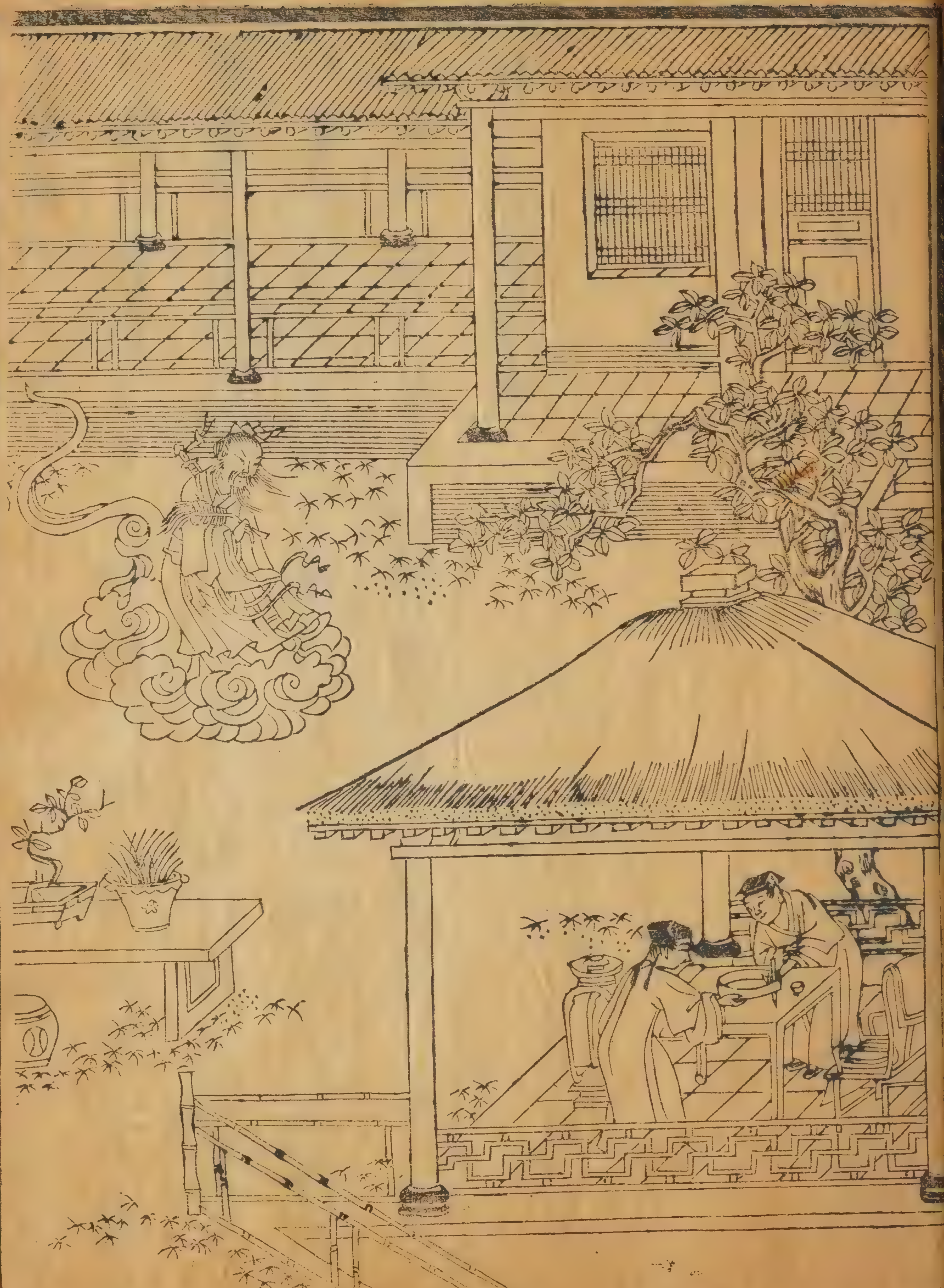
顏受采真定府人貧而仗義村中有當鋪係山西人所開時有地棍私鑄錢事犯誣與當鋪通亦見其孤立欲詐財以爲巳援耳因而官吏垂涎百般凌逼西人嘆曰吾勢孤有口難辨但領財主貲本肯輕費乎惟有死而巳采聞而憫之約鄉隣數百人環跪公庭泣保當鋪實不知情官不能違公道隨釋放西人之財主重其義遂以女妻其子陪奩資千金從此致富

容人之過

箋註至難容者人之過耳。然回想亦自無難。一忍焉盡之矣。容人所不能容。則忍人所不能忍。上天最敬吃虧人。冥冥中必有破格之保佑也。何弗思焉。然此猶就常人言之。若權位在手。不逞勢作威。恕下吏無心之愆。寬屬員強項之咎。此間之德行。陰造於無窮矣。



翟松吉安富戶也見人有過表暴之報復之甚至造言以誣之年三十遭水渰貧無立錐一夕夢其父曰爾無容人之度得窮報如不速改應夭死醒後凡事不與人較一味吃虧因而感化奸暴多變爲善士焉閱五年又夢其父曰爾今能容人過天嘉爾行享厚祿增長壽矣後家道興至巨萬壽六旬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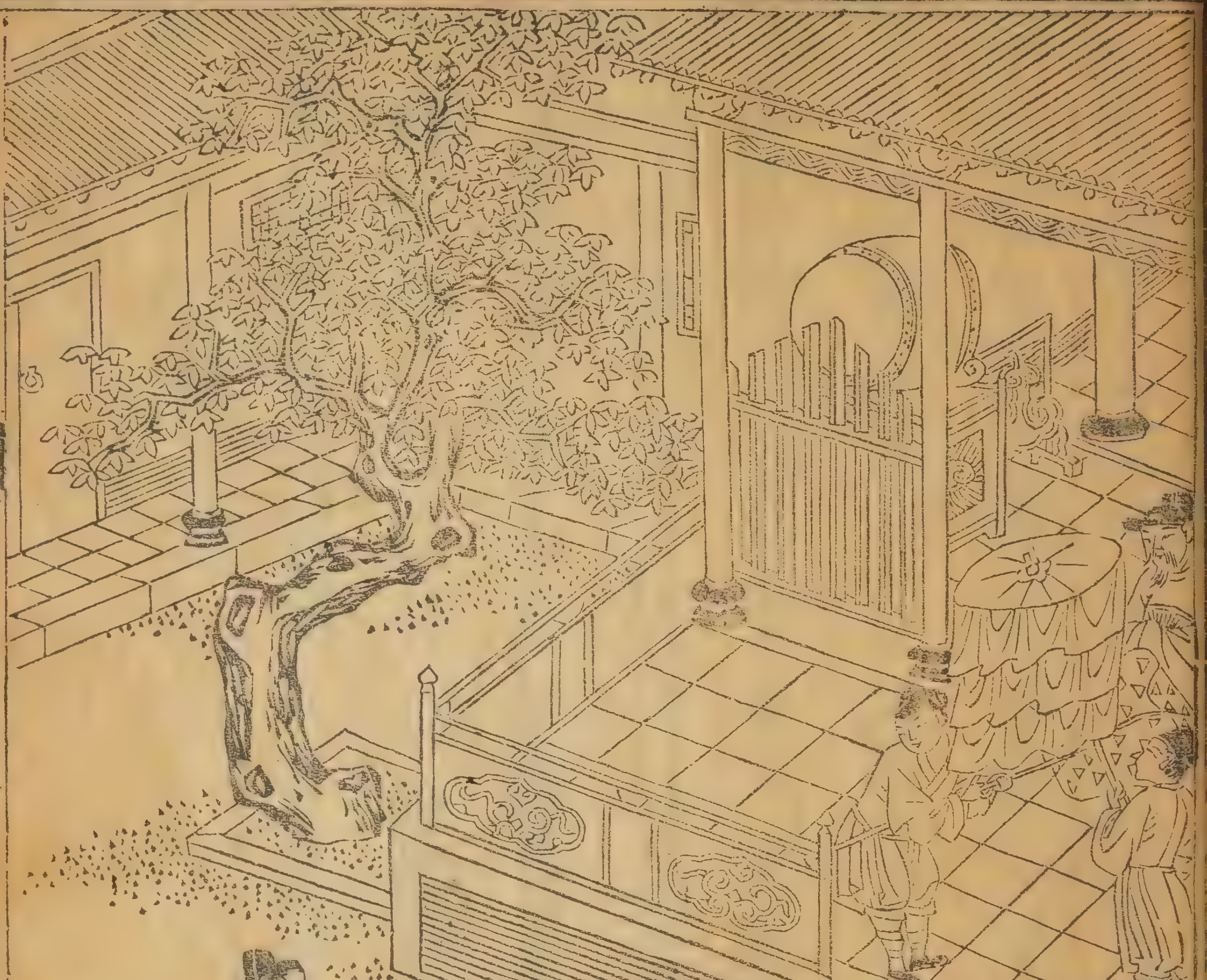


沈潛湖州人爲庠生人有過多方原恕不記於懷自以爲有無窮受用人皆笑其儒後鄉試至杭州同業師楊子祈呂祖鸞筆以決中否楊固名宿而沈文遠不逮也其乩詞云天榜已定先取德行沈能容過亞元必中楊子無奇文強何用榜發潛果中第二名而楊子竟落第矣

察院

秦居仁浙江人爲陜西廵道下車日衙舍不整鋪陳不堪左右謂皆吏役之過諷仁重責以示威仁曰因此重責再遇新官到任百姓疲於奔命矣不聽後凡遠出所過州縣有供應缺畧忽不經意者左右交口詆有司之過仁曰吾正喜其不經意耳在我一飱一宿所費飲食器用無非百姓脂膏若指以爲過有司必日後留心而我之罪爲益重也汝等陷我以罪到報應來時豈能救我哉仁行事寛厚諸凡類此後二子俱中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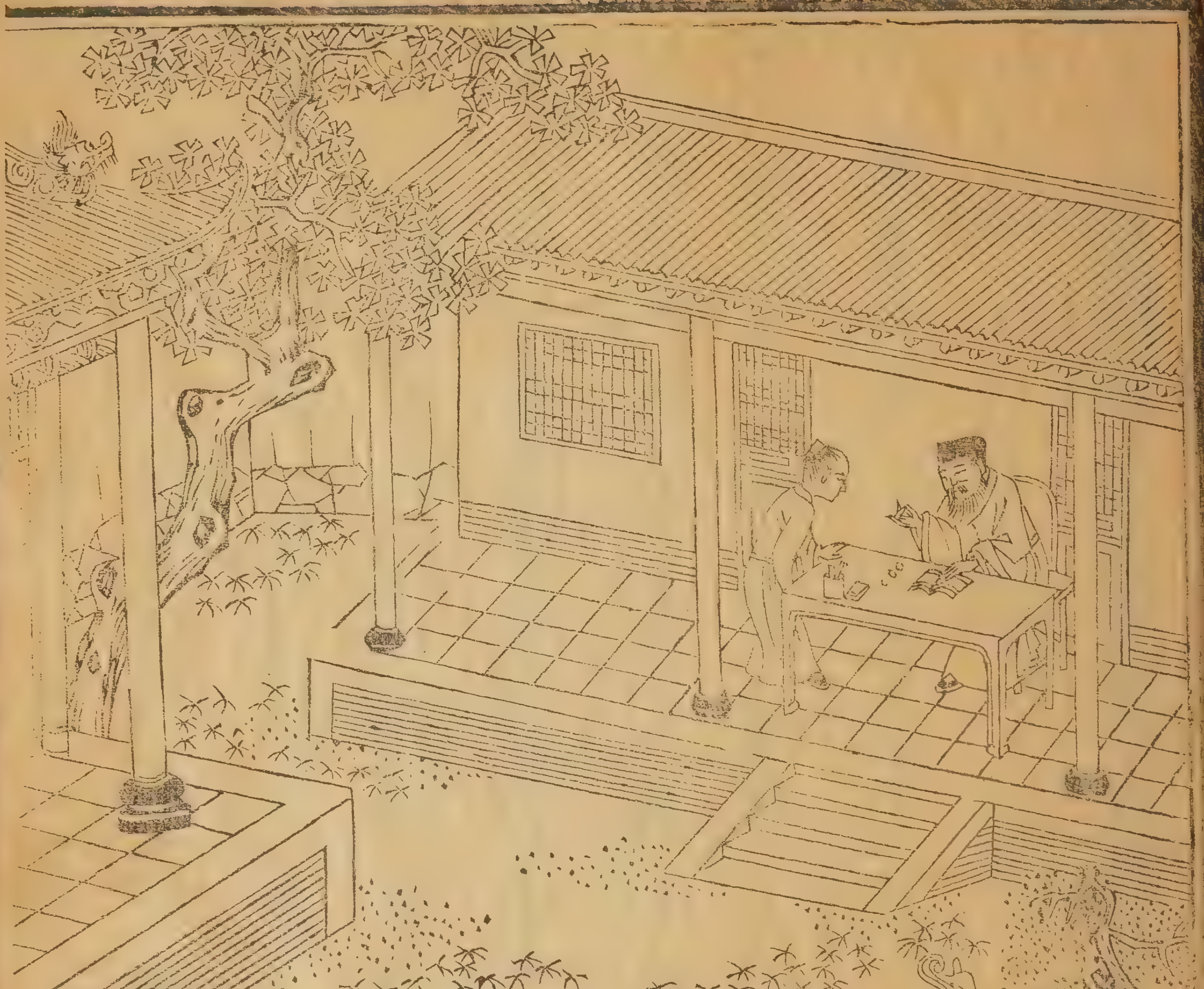
容人之過



田之蔚湖廣人為福建令邑中有鄭某累官郡守來拜見蔚請教曰公作郡守多年必有異政畧示我歟鄭答曰某兩任郡守平平無奇獨有容過一節真人所難能差可自信於心也蔚請教曰何為容過鄭答曰凡屬吏禮節多有闕畧者某容之無慍意恐一慍而彼求悅搜羅地方矣且屬吏有犯顏敢諫屢攻吾短者某容之無怒色恐一怒而彼請罪頓忘直道矣蔚聞之嘆曰若此容屬吏之過正寡自己之過也後嗣其昌歟後鄭長子官至吏科給事中

廣行陰騭上格穹蒼

〔箋註〕陰騭如耳鳴人不知己不知而穹蒼則早已知之然陰騭之行於事者十僅一二陰騭之行於口者十常八九何謂行於事如寡過伏莫大之功彊恕隱無名之德是也何謂行於口如片言而默益於人數語而潛福於世是也廣行乎此穹蒼斷無弗格之理即日未格亦必佑及其子孫如謂天道無憑豈理也哉


慈雲寺

袁公黄浙江嘉善人。其自叙立命篇曰。余童年在慈雲寺。遇老人姓孔。爲余起皇極數。云某年進學。某年補廩。某年貢。貢後當選四川一大尹。任二年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惜無子。余後凡考校。其名次先後。廩貢年分。皆不出孔公所定。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澹然無求矣。貢遊南雍。訪雲谷禪師。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余曰。予爲孔先生筭定。郎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余問故。曰人生

安得無數。但爲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年逾壯。被他筭定。不曾轉動一毫。豈不是凡夫。雖孔公筭汝終身如此。汝今只是積德。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予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懺悔。爲疏一通。先求登第。誓行善事三千條。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余。令所行事。逐日劄記。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

前不同。在暗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到明年考科舉。孔先生筭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不純。檢身多悞。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歴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庚辰南還。就東塔禪堂回向。遂起求子願。亦許行三千善。辛巳舉子。癸未九月遂起求進士願。許行善一萬條。丙戌登第。孔公筭余五十三歲有厄。余未嘗祈禱。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歲矣。因梓了凡四訓功過格勸世。後子儼亦成進士。

廣行陰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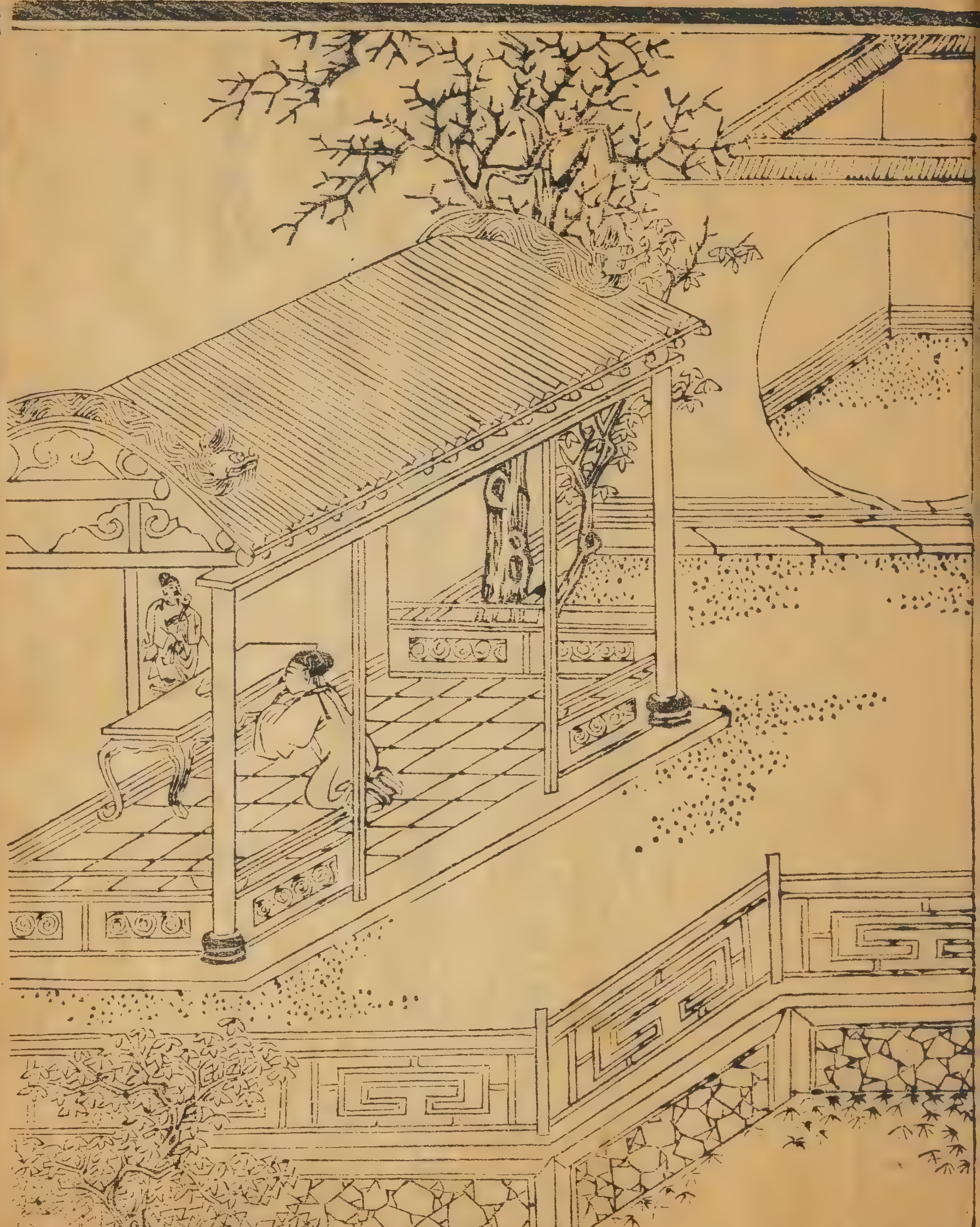
嘉靖中。江西俞公都。字良臣。弱冠遊庠。與同學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七戰棘闈不售。生五子。四夭。一失去。妻以多哭。兒女兩目皆盲。公貧窘不堪。每年臘盡。自寫文疏。禱於皂神。求上達天曹。至四十七歲。除夜。與瞽妻共坐。忽有一角巾皂服者。相訪。曰。余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蓋察君私居獨處時。貪念。淫念。妬嫉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恩讐報復念。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方逃禍之不暇。何由祈福哉。公驚愕。請教。角巾皂服者

曰君從今後行善須要着實凡有妄想惡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只理會行善一邊去若力量能行的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耐心行去若力不能行的亦要懇懇勤勤使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行之自有叵測效驗言畢遂進公皂室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公即於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如是三年年五十歲甲戌首輔張江陵爲子擇師同鄉紳士交口薦公遂聘至京師公挈眷以行克盡館職張爲公援例入國學中丙子科北榜舉人聯捷進士一日

偶謁內官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覓諸四方。爲已嗣
者。內有一子年方十六。即公失去之子也。楊即送其
子隨公還寓。夫人撫子大慟。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
不願爲官。辭江陵。囬籍爲善。益力。其子娶婦。連生七
子。悉嗣書香。公手書遇皂神一事。垂戒子孫。壽至八
十有八。同里羅禎記。

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箋註〕存心豈若制行耶。然紬於力而不能行。限於分而不得行。則存心更足以召福古語云。心好不須相好。命強還要心強。真見道之言也。昔裴度自題像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靈臺一點。丹青莫狀。



人能加我

楊公起元自云少時受舉子業於先君嘗聽講至夜分不寐待旦即發揮於文字呈之以歡先君又見先母多病每夜深人靜出天街上叩禱願早登第及吾親見之此時念念惟在愛親無他念也予鄉薦年二十有一後累赴春官不第乃奮然曰得非吾念頭有差乎乃像文昌帝君朝夕默禱曰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爲身家不爲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神明鑒之至三年後竟登第

於是訓於人曰

〔箋註〕訓者所以誨其不及而引之也。人自讀四子書時。於曾之三省顏之四勿早已熟誦之矣。亦何待於訓耶。然上哲似無庸訓。而中材以下。非訓之則忽而不察。故必舉報應之理因果之說反覆以警醒之。庶幾畏而知改。如以爲語涉於幻。則負勸世之苦衷矣。

潘景雲。成都生員。苦心教書。不肯虛使修金。誤人子弟。除館課外。日講忠孝節義之事數條。反覆訓之。爲其徒者。皆知敦本。歲甲午入闈。房官不許其卷。耳邊忽聞人語曰。此能苦心訓人子弟者。已注定聯捷矣。遂中之。房官出語其事。景益勉力。次年果成進士。

賓興

畢方茂延安府庠生課蒙度日無聊之極欲行善無力因思化人爲善亦是好事見鄉黨中強暴者奸詐者委婉訓誡之又恐不能堅其心務於言語間引出善報惡報實事隱隱開陳多有悔悟者後鄉試年知府賓興時夢神人語之曰今科止中畢方茂一人文雖庸淺因平日訓人爲善特録之知府先期告教官以看驗否及榜發果中第十名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箋註〕所謂刑官無後亦極言其當慎耳大凡詞狀不可輕准諺曰一點硃砂一點血即此意也即准過之狀亦速拘速審以省小民株連守候之苦至親知紳客有于澤於我者寧以他事應之詞訟切勿聽也又火氣一生聽斷易謬要虛心靜氣循理耐煩寧疑勿臆寧遲勿錯庶幾得當矣而刑罰所加原出於不得已惟可宥則宥可省則省不可乘憤怒使風厲任意敲扑以戕民命若夫司獄之役須擇老成慈恕之人令其絜居處時飲食仇誹賄

甃日日稽查酷暑嚴寒時時憐恤如此則造福無窮駟馬門興于公特其一耳誰謂刑官無後也哉

呂叔簡刑戒

一曰五不打

老不打。憐其血氣已衰。幼不打。憐其血氣未全。病不打。憐其血氣未平。衣食不繼不打。憐其不能將養。人打我不打。恐日加刑致死。

二曰五莫輕打

宗室莫輕打。系出天潢。豈宜輕責。官莫輕打。一命之微。亦列仕籍。有過細審。不可輕責。生員莫輕打。斯文一脉。關係風化。且魚龍變化。莫可測識。上司差人莫輕打。敬主及使。有過當申明處分。婦人莫輕打。恥辱關其終身名節

干於性命。

三曰五勿就打

人急勿就打。彼方急迫。打則速死。人忿勿就打。忿氣傷人。易於殞命。人醉勿就打。醉則無知。可以情恕。人隨行遠路勿就打。行途辛苦。又無將息。人跑來喘急勿就打。遠行喘息。六脉奔騰。用刑則血逆攻心致死。

四曰五且緩行

我怒且緩打。盛怒之時。刑必過當。待我氣平。徐加責問。我醉且緩打。酒醉心昏。恐刑失當。我病且緩打。病時多怒。刑恐不平。我見不真且緩打。事未確審。不可驟刑。我不能處分且緩打。遇事難處。必慮其終。驟然加刑。後必致悔。

五曰三莫又打

已梭莫又打。受梭之人。血方奔心。又復用刑。心慌血入。必致殞命。已夾莫又打。夾棍極刑。人所難受。又加刑責。多致於死。要枷莫又打。先打後枷。磨潰難治。待放枷時責未晚

六曰三憐不打

嚴寒酷暑憐不打。順天之時。恤民之命。佳晨令節憐不打。與人之樂。人方傷心憐不打。憫人之苦。

七曰三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明倫理也。百姓該打為與衙役訟不打。不庇私也。工役鋪行該打為修私衙或買

辦自用物不打。不爲已也。

八曰三禁打。

禁重杖打。重杖傷人。宜酌用輕者。禁從下打。皂隸求索不遂。每重打腿灣。或受人私托。打在一塊。多致人死。貧人何辜受此冤苦。禁佐貳官非刑打。佐貳奉官趨勢。皆人拷打出氣。百姓定然受害。

九曰三不枷

老不枷。手足屈伸不便。幼不枷。筋骨未壯難支。病不枷。魔障易濵於死。

十曰四不久枷

盛暑不久枷。熱蒸毒入臟腑。嚴寒不久枷。凍破肌膚實慘。孤客不久枷。疾痛無人照管。衣食不給不久枷。露體枵腹堪嗟。

十一曰五不易枷

人値農時不易枷。悞其耕種。八口何依。親疾垂危不易枷。子不在傍。愁苦千狀。遭凶喪事不易枷。正當悲慘。必寬非縱。人有顏面不易枷。一朝失足。慚不欲生。人懦弱不易枷。原非宄類。經懲自改。

于公漢時人爲獄吏多所平反其門閭壞父老謀治之公曰可高大吾門閭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枉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平津侯

妻子公冶

孫一謙爲南都司獄故事重囚米日一升卒爲獄卒盗去飯以不給及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穢地索錢不得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稱米計飯日以卯申時持秤按籍次第分給食甚均見囚衣敝時爲澣補獄卒無敢橫索一錢終其官囚無凍餓凌虐死者歸後恍見有請爲神者而卒事見明紀中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箋註）前言濟人之急。茲又引實事以証之。世之不肯濟人者。諺云某某好濟人。並未受福。某某從未濟人。並未致禍。嗚呼此特富貴人自了之故態耳。豈知釀成刻薄之行。自招慘烈之報。盍若濟人而邀天眷者之爲愈耶。若竇氏五枝之桂。其顯焉者矣。

宋竇公禹鈞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且夭壽宜早修德由是盡力於善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凡親族有喪不能舉者代塟二十七喪貧窮不能嫁娶者完聚二十八人故舊賴之以存活寒士待之而舉火者不可勝數元夕往延慶寺燒香於殿側得遺金三十兩銀一百兩明晨詣寺候失物者一人涕泣至公問之曰父犯死罪徧懇親戚借金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倉皇失去今父罪無可贖矣公驗其實遂還之復贈以巳物又有家人盜錢六百千書契于女臂曰永以此女抵償公焚其券善撫

之而善嫁之又建書院四十間聚書四千卷延文行之士爲師凡孤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厚之廩餼由公門貴顯者甚衆而其子見聞益博後復夢祖父告曰汝陰德浩大名登天曹壽延三紀五子八孫皆賜榮顯後公至左諫議大夫致仕五子果登高第長曰儀禮部尚書次曰儼禮部侍郎三曰侃左補闕四曰偁參知政事五曰僖起居郎公八十二歲談笑而逝八孫皆貴顯門風家法爲一時標表

一

竇氏齊人　見

商文毅公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父嘗爲嚴州府吏平生周人之急濟人之危容人之過憫人之孤積善好施無所不至人多稱其隱德公謙讓不受在吏舍嘗勸群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吏皆聽命諸縣囚解府者公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遥見吏舍有光踪跡之非火也翌日問群吏家夜來有何事對曰商吏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彌月抱來一看至期抱至堂太守驚愕命張黃羅傘送至公廨後中三元入內閣

救蟻中狀元之選

〔箋註〕蟻命至微。宋公編竹救之。而爲金殿第一人。亦爲其所活之多耳。推之而蠅蚋蚊虻莫非命也。孰不當惜耶。嘗見一禪師捉舊衣之虱。一一放於新衣上曰。彼亦有佛性。不可令其餓死。其徒惟而問曰。然則毒蠍亦可放乎。曰可放。彼號護蓋至不觸之無害。但放而遠焉。勿令近人處。若此僧者。行涉於痴語。近於誕。而設心亦慈矣哉。

昔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餘年春試畢復遇之僧見大宋舉手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力何能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俛思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我戲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當朝謂弟不可先兄郊改第一祁改第十

埋蛇享宰相之榮

〔箋註〕毒蛇兩頭。見之輒死。此亦不經之談耳。叔敖殺而埋焉。其心惟恐人之再見。禍延無已也。緣是災殃可免。非一念爲人之報歟。具此念而充之。宜其身登相位。坐享尊榮矣。

楚公孫叔敖爲兒時。嘗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使無留後以害人也。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叔敖泣而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向也我見之。恐棄母而死無日也。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兒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我聞有陰德。必有善報。德集百祥。仁除百殃。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長。果爲楚令尹執政。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箋註〕福何以田名亦謂其自種自收如田之力耕始獲也而人之寸心化生不息猶美地焉然福田之廣狹視乎心地之臧否又其確有可憑者耳在富貴大家必前世之福田所植者深所培者厚也而今生心地不臧則福田減爲薄田矣甚至變爲荒田矣削其祿籍殃及子孫可不慎哉

一清道人積福歌曰

歎人只知今世財那知財是前生福我今說與積福人勸世重財先積福有福自有財無財空勞碌

若有一分財。定有一分福。德厚福自綿。福厚財自郁。何故奢靡人。乃以積福資。任意恣淫慾。何故驕縱人。反以積福資。倚勢欺窮獨。何故癡迷人。聚有積福資。貪財無厭足。何故慳吝人。枉有積福資。捨財如割肉。不肯積福田。願做兒孫積。留了難帶財。撇了易帶福。臨時空手去。徒向閻君哭。吾為世人悲。叮嚀還再囑。莫為兒孫計。自有兒孫福。不如看破財。及早修些福。

欲廣福田

曹世美順天人。一心向善。但家貧苦無生息。見紫雲大師曰。吾前世未種福田。今不能為善。恐來生又受窮報矣。大師曰。實心勸人幇人。亦可以造福。美從此約人廣結善會。捨茶捨粥。捨薑湯捨綿襖。人出錢已出力。歷多年。會中人覘其可託。薦與一財主販油。共分利。甫一次。油價倍長。分利數百金。漸漸生騰。竟至五千餘金。子女俱與大家聯姻。安享厚福矣。

欲廣福田

陳典河南人家貲萬金心恒不足只知守財不知存厚凡窮人常來親近則心疑曰彼與我有所貸耳窮人偶求遷就則心怒曰彼以我為癡獃耳始而踈淡繼而拒絕動輙曰任人惡我且自享福其岳父戒之曰人何至惡你若此心腸恒為天所惡也未幾夜被盜刼初更入漏盡出罄所有而去親友無一人嘆者

行時時之方便

〔箋註〕方便二字。不費錢。不費力。脫手救人。空言利物者也。然方便先積口德。而口德非一種。或因人迷惑而提醒以爲方便者。或因人悮作而勸阻以爲方便者。或因人謀望而圓成以爲方便者。或因人屈抑而表白以爲方便者。或因人否塞而推薦以爲方便者。諸如此類。關係匪輕。故方便內莫大之陰隲。寓焉而行之。須有恕心有忍心。何謂恕心。忘仇釋釁以行之是也。何謂忍心。惹厭招謗以行之是也。昔賢云。肯贈良言。強贈玉帛。幫好語勝

赫金。嗟嗟金玉玉寶也。而與人方便。遠駕而上焉。

可知時時行此。則善塞於天地之間。

太乙眞人方便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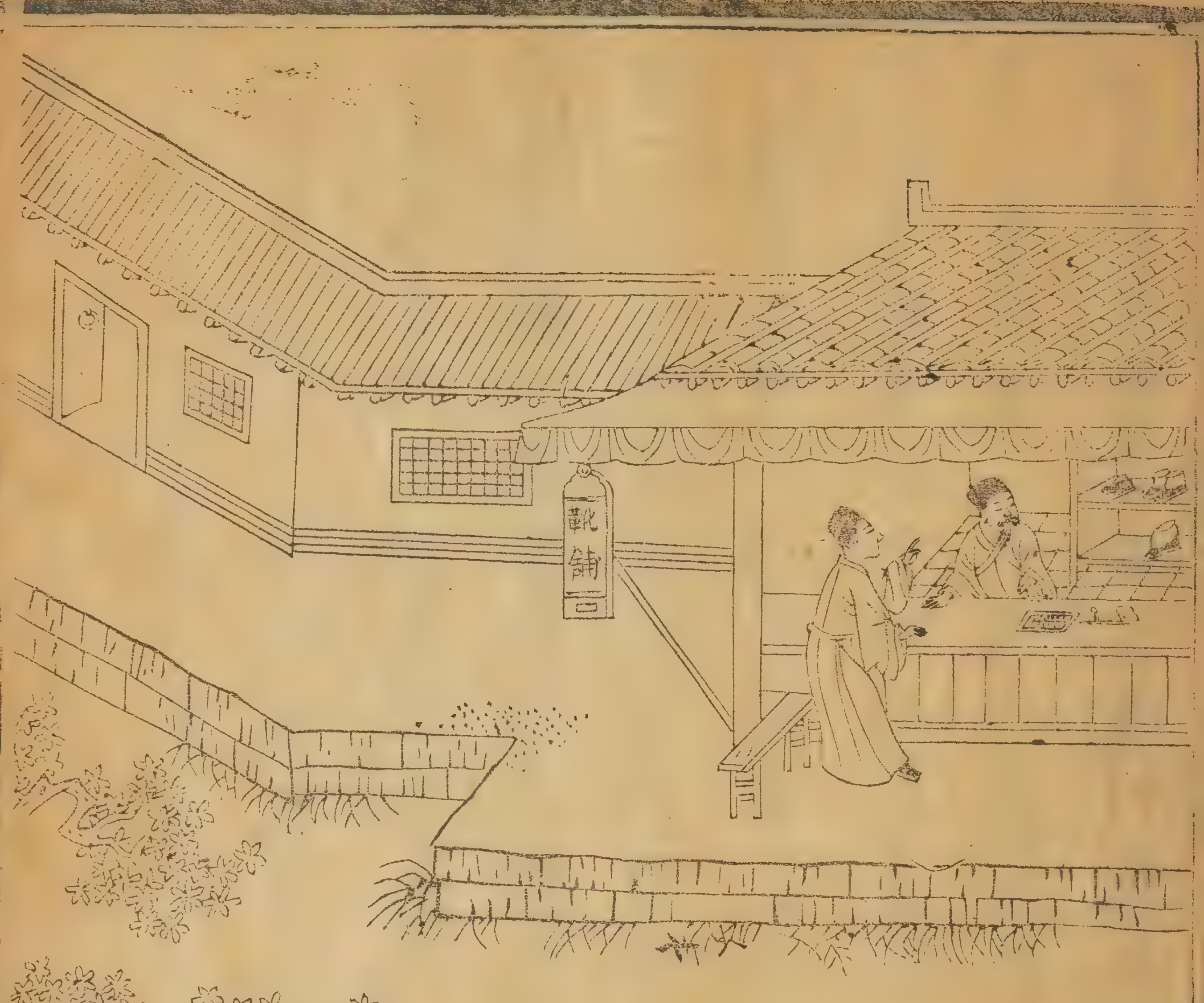
方便二字。度世眞經。要積陰隲。此爲上乘。刻刻勿忽。多多益善。細目雖繁。大旨須辨。周全窘危。提醒迷誤。見惡嘆阻。見美贊助。片言利人。千金莫敵。一語福世。萬善已溢。不費之惠。人該樂作。當面錯過。卽此爲惡。行之自矜。善力便輕。隱而不伐。仙籍標名。

卷之一

行時時之

王雲芝成都人作秀才時謁通源大師曰吾欲為善貧無立錐何以教我大師曰公談論過人但積口德善自難量芝曰何為口德曰言語方便是也芝折節從之凡有利人之事無論大小極口方便不肯當面錯過行之二十年鄉會聯捷二子亦後先發第書香不絕

行時時之



大觀中一士人其父久亡忽於京師靴鋪中見之父徑去士追數里疾呼曰吾父何忍無一言教我父回首囑曰爾做人當學葛繁問葛何人曰世間人為鎮江太守宜司敬重之但學此人足矣言訖不見其子因往謁繁請教繁曰某力行方便事日或四五條或至一二十條今四十年無虛日士問如何為方便事乃指坐間椅子曰此物置之不正便礙人足某為正之亦方便事如人饑與飯渴與水幾微言語動作有可以方便與人者隨念隨時隨事皆為之後葛以高壽坐化子孫貴顯士遵行數年亦登第

行時晴之

王文肅公錫爵痛子衡殀卒。祈夢於于忠肅公。夢忠肅公曰、汝記否一名帖害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憫然。蓋前有巡道誤執海商爲盜。衆憐之欲求公一名帖往解。公避嫌不允。二十七人皆拷死。可見方便之事。當隨便行之。不可避嫌矜節而不爲也、

作種種之陰功

箋註 前言廣行陰隲謂其可以格天也茲言種種陰功亦謂多多益善耳濟人者若干種利物者若干種方便者若干種勸化者若干種類而推之自無盡無休勉而爲之當不矜不伐 詩曰但須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宜敬書諸紳

廸吉錄云有一等人遇善輒阻見人放生則曰人爲重見人助喪則曰生者要食爲重見人施濟則曰窮親戚賑之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一件完而後可做那一件耶亦無時可做矣夫施或

因其當厄時或就其易舉心或觸其偏到隨在可行隨行可滿必以此難人者其人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又一等人遇善人輒責備或做某事必舉其不足者比擬之曰莫爲那事便佳何必又爾爾夫人非堯舜誰能盡善極力克己尚有過差其美者自美惡者自惡瑕瑜各不相掩而必以是阻其向進乎然則必無過而後可以行善耶又有一等人專謂世情惡薄不可以善化他遇人爲善不曰姑息柔軟養成人惡則曰是齋公一流話不則又曰忠厚是無用别名此皆口業之不自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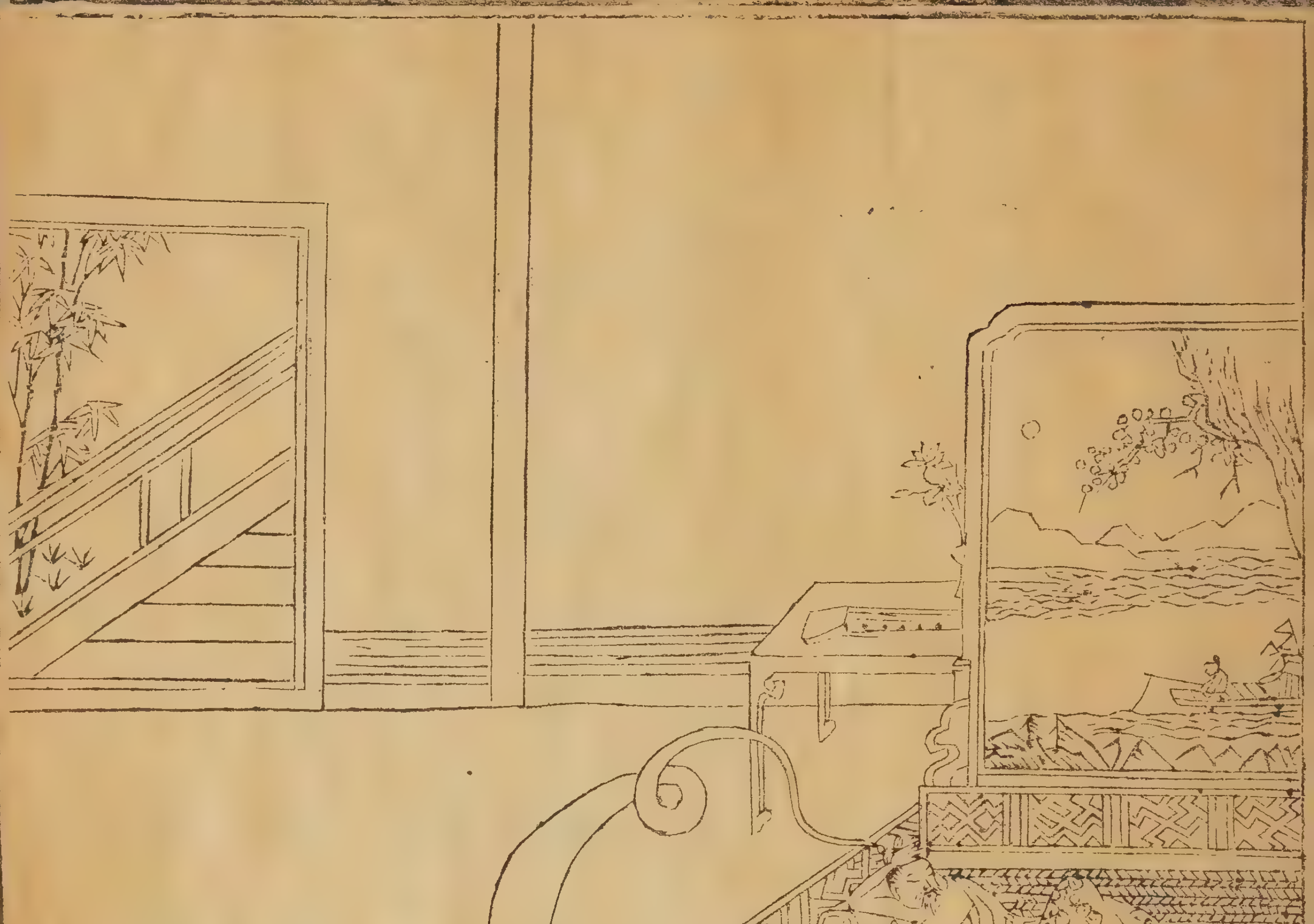
作種種之

國朝趙公遂大興人年十六入學帶眼疾進場二次以致左目內瘴醫家言十五年後仍傳至右目又禱神告以壽不及四旬心憂之誓行陰隲以造命癸卯春借友人花園讀書園左墻缺與隣通有女來就公峻拒之旋移去私喜陰隲未虧科名可望是秋果中式初選保定府教授日誦感應篇一言一動惟恐犯太上之戒每飭子曰人不怕見閻王只怕見閻王說不得話耳一夕夢一人揖之曰汝誦感應篇能身體力行特來相謝公問何姓氏答曰吾袁了凡也汝常如此行自有好處公曰吾左目內瘴恐傳至右目成

一盲人。尙何望好處耶。袁答曰。不盲於心。斷不盲於目。無憂也。後任滿陞陝西米脂縣知縣。清正無私。頃以挂誤降謫甫回京。次子如升年十八登鄉薦左目三十年內瘴忽一日重明。享壽六十有三。病痢見童子數人。持幢旛來迎。與親族談別而逝。門人高尙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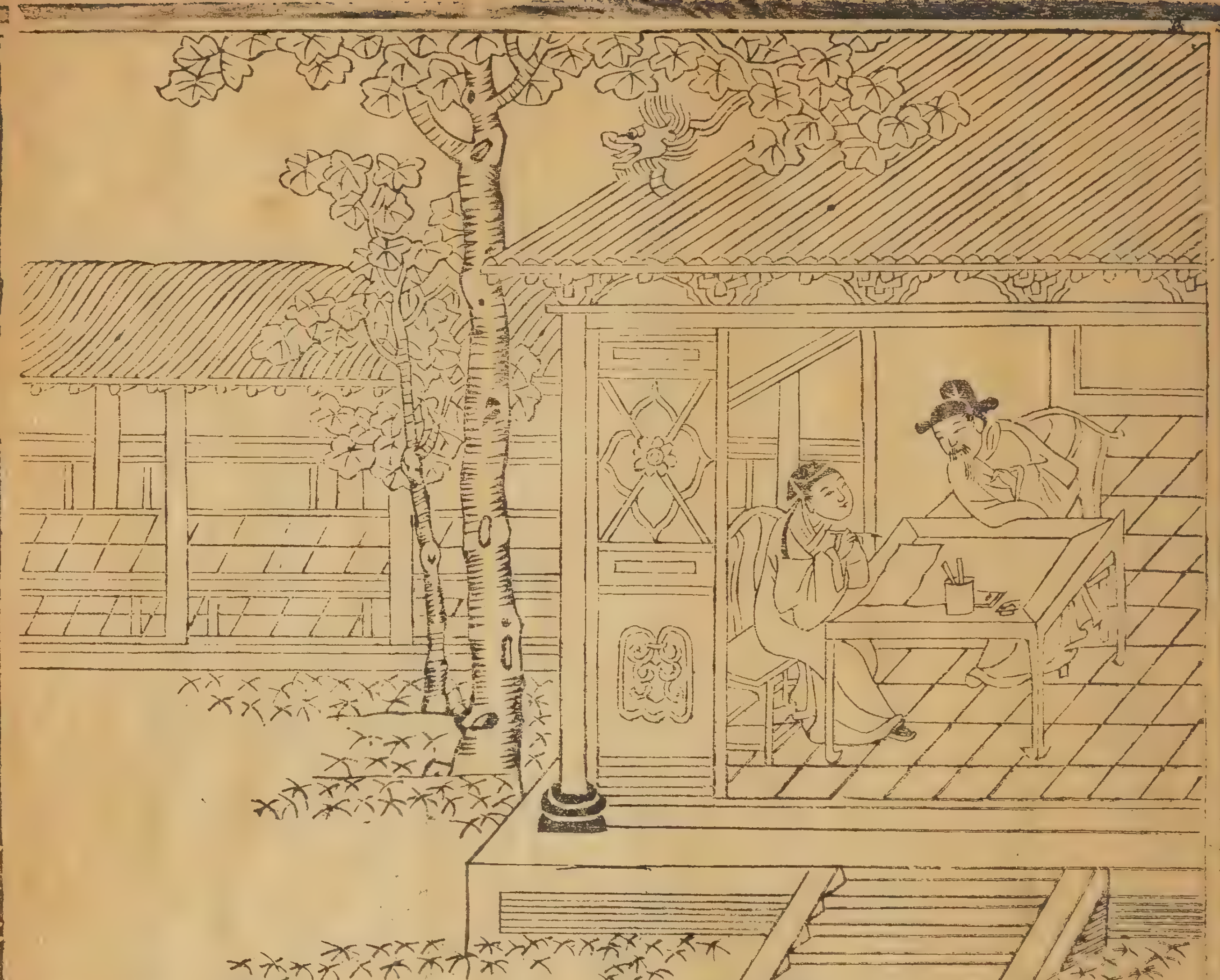
作種種之

畵



薛玠字甯卿弘治壬戌登進士先一日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曰爾只道中舉中進士容易先要考我們陰隲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當積陰功以遺子孫玠問二老爲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也絕小者汝曾祖也玠醒爲人述其語因廣積陰功子孫登第不絕

作種種之



吳公頤宜興人官學憲年五十無子留心房術有李生告曰房術不如心術吾有種子方但須損公家業之半公能行乎公曰能生曰方今歲祲正天假之年也乃列數事一細民糧稅欠兩數以下者代納二在官小罪折贖三兩以下者代完三各城門設廠施粥四族親知故貧者不時餽遺五村落貧民親履給粟六製藥療疫七拾骸八造橋九修廟十置義莊果行此十事定然天賜麒麟公拜謝曰眞種子方也惜聞教晚次第舉行所費不踰萬金連得三子鄉試中式公猶及見至今科第不絕門甲宰輔皆其後裔

宋楊椿其父旬為夔州推官處心正直積累陰功子年幼應試旬夢神曰汝陰德有感子必貴須改名楊椿場中當助子文章因改名入場果中第六名次年會試椿復夢神預告試題中第九十六名殿試大魁天下夔州使君問旬何由至此旬曰某奉公四十年家無貲產惟積陰德留得三個慳囊今取與公看第一囊有九十九文大錢第二個囊有四十餘文次樣錢第三個囊有萬餘小錢使君不知其故旬曰每詳決罪四有胥吏入輕作重為小心平反從死罪減為流罪者即投一大錢從流罪減為杖罪者投一次樣

錢從杖罪量其輕而決放者杖一 小錢又奉太上感應篇行十種利人事一 收街市遺棄嬰孩僱人看養俟年十五願識認者送歸父母二 每冬十二月初三日爲始收老幼乞丐貧人入本家收養至次年令其自便求食三 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 施棺木周給無力之人五 女使長大不計身錢具給衣資聽其嫁人六 專一戒殺買物放生七 每遇荒年貴糴賤糶賑濟窮民八 脩理寺觀聖像葺治橋梁道路九 遠鄉士夫流落客旅者酌量遠近助其還鄉十 居官辨明冤枉濟急救危今日男奪大魁皆由平日奉公積善

所致也。

利物利人

（箋註）利之者何益而無損也亨而不困也世人私念營營徒知利己遑問物與人乎不知物與人亦各有命何恐不予以利乎然所謂利物者不必定拘戒殺而放生也但稍有傷乎物之性拂乎物之情者吾代爲釋之而物利矣所謂利人者不必專泥濟困而扶危也但凡有補於人之事便於人之行者吾悉力爲之而人利矣視人物爲一體普大利於不言帝鑒在上所以嘉乃心而錫乃福者寧有極歟

栢之楨。河南人。慈心於物。即禽蟲亦蒙其澤。每將食。諸雀必飛鳴而前。畧無驚避。至冬月下雪。草子難尋。恐鳥皆受餓。乃掃出一片淨地。洒碎米。令諸鳥啄食以爲樂。後流寇破城。入其門。有群鳥千餘飛集滿堦。寇以爲無人居。皆散去。男女三十口。安然無恙。

明汾州副榜貢鄧成美家小康好行口德凡親友識短妄希僥倖作事美看透必宛轉開導不令吃累黙受其賜者甚多晚年約族人曰歲豐歉無定處豐如處歉須結一周利會以保闔族其法豐收時每畝出穀一斗或二斗逮來春有人借者按三分行利秋場交還積之數年粒米狼戾不幸值歲歉看族人緩急散給以活之所謂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也未幾旱荒獨其族人無饑享壽七十有五死之日異香滿室隣人見其役無數聲言來迎某城隍者

修善修福

〔箋註〕善與福安有窮哉亦顧人修之何如耳今人之怠於自修者猥云無力修善無緣修福此特因循二字誤之也大凡善由已作何假有力而始修或隨分盡善隨人勸善皆修也福由已召何待有緣而始修或爲已惜福爲人造福皆修也果能日日勤修則生前邀無邊之茀祿歿後登極樂之世界矣　王叅政四留銘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丁光昌廣西人家道巨富衣食甚淡薄婚嫁不奢侈。其妻謂之曰爾不知享福要財何用昌曰吾看破世間苦人甚多衣食不給婚嫁不能者目下不知凡幾吾有何德安享自然之福乎但念現在之福能惜將來之福自長將所儉省之財先恤族親後施鄉黨爲善而已矣吾夜臥多至三皷不寐者蓋爲此也其妻醒悟後子孫繁衍竟成文武世家。

神相

何其潔永平府人祖父遺房産甚豊少年入京考職一相者謂之曰爾貌陋福薄不早脩省十年後財亡身喪矣潔曰謹遵命後遲至八年又入京相者驚異曰子神氣改換必有隱德試言之潔曰奉教後改字曰愚菴凡先世所放舊債盡焚其券歷年佃戶所欠租穀一槪不要共爲愚昧而不悔也又題書室匾曰晦齋於大集市開一米鋪暗製一升比人大一合但零賣不躉賣人無知者共爲欽晦而不矜也相者舉手加額曰行善如此福澤尚可量耶後潔享年七十長子聯捷官至翰林學士